

方望溪先生全集

九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

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偽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委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

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恐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

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  
亂世事暗君困於姦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  
夫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漢景帝也宋眞宗  
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  
遲之又久而後以日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  
者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閒抵隙巧發奇中必  
欲擠之死地而

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全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  
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  
忠良暗昧姦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  
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

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  
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還忌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  
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祇廉隅不能自閔其義心實  
由

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罷  
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茲編  
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

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

皇上賜謚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  
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

聖祖之至德

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  
之身未敢爲譜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  
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  
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艷于利不怵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  
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與賤士  
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  
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而其流不  
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  
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



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  
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  
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  
可庶幾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  
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  
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去不善之  
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  
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  
令上元踰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  
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鏊所傳述也謂宋西山  
真氏蓋深取焉而自敘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

應嗚呼其信然與孝之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  
二公以文儒遭特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  
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  
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自  
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真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  
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  
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  
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  
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  
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  
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有可  
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  
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驚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  
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  
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  
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  
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  
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  
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  
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

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材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

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  
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  
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  
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  
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  
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  
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  
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故也唐之作者眾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  
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  
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斂然其交友  
盡義處眾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  
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間端可知矣閒出所爲詩示余卽境以扜指因物以  
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沖  
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  
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  
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其所以爲人忠孝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眾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歆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涓師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

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眾

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

為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

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

遠儵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

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眾人有以也夫此與前篇

依傳貴本王本有徐蝶園詩集序前數行即此文至自

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止下云徐公蝶園方少壯

為儉人所構罹刑禍毀身家百折不回顯沛勞辱處之

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己被上知遇出秉節鉞入參

帷幄信用體貌班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惟以

過不得聞為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焉能及此乎聞

出其詩屬子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暨其後無懽愉之

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

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

公之思穎也豈期退休以待老而務自暇逸哉良以居

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德業之弗終耳故吾

序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讀其詩者而



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語意冷淡於徐公亦相稱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司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先生所塗去而改爲彼一首歟鈞衡識

###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驚奇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間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

序發而讀之犁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  
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與之不相似也是變窮美  
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  
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  
詩畏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  
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  
絕意於爲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爲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  
者以文爲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  
質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芟芟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

文必敝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傳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爲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爲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

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千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  
砥俗聽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爲文士也及出其所爲時  
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輝然而出于眾蓋其心與質  
之奇不能自祕者如此既爲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  
知所務焉

何景桓遺文序

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  
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閒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  
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爲尤難就其善者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  
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干

里以從余遊余每深矚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開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爲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誠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甥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女弟歸於生生不蚤早夭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天不以爲大感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况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哉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

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爲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強立而不返者眾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篇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爲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陂千忽相視而嘻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裸之後自悔焉而

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  
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爲詩或以詩屬序則爲述此  
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田喬君紫淵請序其詩  
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  
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  
文章幾輩誇行遠性命初知有苟全余誦之瞿然若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  
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謬而自爲義例生徒朋游有來  
叩者爲陳其義往往侃然自任以爲必傳于後無疑而  
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爲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勤  
一世盡心于文字爲可悲蓋深有見于逾遠而存之難

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漫爲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爲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爲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吾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爲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苟發言而怵然苟廢學而惶然余于是得興觀焉其爲賜



大矣君既開余以道余安得而靳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爲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臆其意而竊自慙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閭巷之間氓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顧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况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

一人焉自爲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

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肄也我

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

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

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

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鑒古文閱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別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

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荅我

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

聖溪先生集外文 卷四  
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碩果  
親王序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窾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閱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閒亦有之而體製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

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旣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

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敝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

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



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閒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  
瑜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  
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  
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  
姑鈎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綸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騏  
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  
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蠹蠹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  
夫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

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  
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  
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  
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  
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  
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其功名震乎人心而文章  
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  
而守官者概不慙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  
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毗隸皆知  
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入人之  
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

肢體濱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  
事廷杖者接踵而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  
陶冶士自居庠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苟矣進  
而歷於朝廷益凜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己之所以自處  
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  
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  
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  
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間如公類者非惟不用  
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  
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剽襲於  
口耳聞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顛頓而不悔皆有

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騏能暴公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敘公之遺文盡然於纂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秀有不秀也

甯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與吾友崑繩日夕相過論文而崑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崑繩客觀齋甯君之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詣余曰吾所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崑繩序而藏焉崑繩既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得就

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羈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  
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  
獨以謂序甯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  
無難而不知浸尋無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  
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  
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  
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  
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  
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  
愼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  
及家肱橐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

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潁來金陵遽相  
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退而蹙然顧  
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  
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  
還無閒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  
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  
世之術業志趨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迍遭坎  
坷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  
夙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徒能記憶  
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崑繩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縣朋友往還問  
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歎二君子問其文可相  
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  
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眾人也兄曰余察  
於二子之爲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儻朗而不僞語曰  
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猶斥鹵礮瘠不能生良材也故  
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肖乎其人古人之文淺  
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其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  
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  
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  
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

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  
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彛歎之文凡數  
變皆能闡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  
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肖其爲人如此余與  
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駁往往詰難紛紜彼此  
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彛  
歎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  
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巳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  
自楚中彛歎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疴獨二  
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  
年冬齋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



子相見則心暫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默亦僅次于余也今年秋彞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而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膚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覩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巽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日言潔今

貢人成均一日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就巽五於其居  
其爲人沖和平易容婉而氣清退謂秋紹是有東林人  
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  
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  
謂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  
京師踰年旬日中未有不再三見者閒問其世係則與  
巽五同出自光祿本孺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  
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  
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  
嚴毅或沖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  
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

而不委中道以歿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冊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嘗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減耗其日力而兩者

皆久而無成閱異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 朱字綠文稿序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至自山東余時學爲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曰子才可逮於作者盍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丙子聞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未成見余至忻然曰吾委有數椽之庇百畝之殖可以老於是矣子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

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  
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白門其所著  
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慙且懼  
也字綠曰子毋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  
逮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琬琰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  
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當勝余時字綠棄時文  
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入京師就決於余  
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  
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曰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  
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  
踰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

乎字綠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敵於子矣余  
索視之自媿不如三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綠  
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  
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  
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  
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蔽其精神豈獨慙  
於字綠雖欲所就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綠自訂其  
時文百三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綠爲交之始末而  
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  
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眾也

余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奈生華瑞嘗語奈日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奈生之文微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外之文也觀其言軌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踰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日子會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自京師歸遊宣歙見奈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叩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

喜因爲汪生道齊生奈生踰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畱  
又三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淡  
旬而先生歿焉見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飲泣而不  
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巳侍先生于江州違隔而不  
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愴恍不  
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  
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  
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  
也今二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  
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子之文成而先  
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旣死其文亦散失而不



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  
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代

往者丁卯之歲吳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  
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視之犁然有當于余心也  
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尙與其曹偕計吏于京師余  
旣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  
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旣生之實也夫上之人莫  
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  
而精者不必遇豈真有莫之爲而爲者邪生始一舉而  
駕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且十年餘

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輝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蓋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尙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枉其才者可勝道哉

溧陽會業初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也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旣得相觀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旦旦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竭其資材以相鑽礪故其入之也易而漸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旣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

不過有司按期以涖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雜言  
龐而志益以苟其閒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  
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閒老  
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己所私  
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見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  
帖括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  
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闡而行身植志亦  
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尤尙文社連州比郡必  
擇眾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  
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瑕敗  
者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

以相鑽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興溧陽之間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罕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尙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興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溧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并沐浴於古以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踈誦諸君子之所爲嘆賞其工而已豈有足以

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  
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爲楷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  
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  
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患  
日力之不足有晷刻之暇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  
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游間多  
見謂迂誕而莫與翻覆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取焉  
則余固願褰裳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卽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牧樅陽黃華有江上初集旣而遷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卦初草計三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卽與宗老塗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于皇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酣嬉用此窶艱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卽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禽犢廣陵人鄧

孝威嘗於杜于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苞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己耳百世千秋之後雖韓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獨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既歿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甯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惟姊夫曾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三首斷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

寄又以不肖子之故而灰燼焉苞之罪上通于天矣乃  
涕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錢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  
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入使院  
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開以德義一出入未嘗  
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孰誰也蓋自  
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  
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  
必索所爲時文蓋知余素厭此而督之丙子試京兆罷  
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



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  
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  
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  
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  
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閒收  
之尙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蹇拙尤  
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  
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畱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  
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  
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  
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

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  
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  
先生筆墨素不冒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  
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  
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  
誌銘旣陳其大略至於處已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  
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苞生長山澤獲事  
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  
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  
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孝

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  
人者邇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  
曰生所與交慎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  
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  
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日生所以壽我者意  
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  
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  
正議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舂  
歛爲鬼聲余惡而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  
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  
恐不足以劓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懾莫敢忤余又踰年

始聞余所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甚切  
先生恐童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扶之以損  
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賓醮之  
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遘厲疾公移余於西齋  
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簾牖而委之溲溺  
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遷焉先生  
急止之曰吾賓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  
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  
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  
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  
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

皇清先生集外卷四  
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既人之實也余以  
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  
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  
訓義旦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閒夜誦書  
或危坐達旦不寐叩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  
嘗爲時文苞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詁經之言  
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  
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曾刊先兄課  
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弟快也乙亥丙子授經

姑孰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  
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閒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冊貯錦  
篋中苟請觀未之出也會出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  
彝歎旋復收匿蓋恐苟與二三同學復刊布之辛巳冬  
十月先兄疾困苟偶以事出入戶見鑪灰滿盈退問侍  
側者則錦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愈思見其  
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刊布  
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謂充於  
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  
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永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  
春蕪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冊與之今一二君皆歿

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絡緯一篇擬南樓燕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閒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以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弟椒塗少穎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竊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寐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怒之未嘗一給視

久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尙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帙未可單行今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弟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艱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計處身心者獨難也

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朱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雋朗暢中歲少廉俚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優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



酬之作其稱意者每櫝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櫝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櫝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尙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女甥妻之入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間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其徒

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  
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腓  
下腫踰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鬚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  
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  
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  
夫嗚呼惜哉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詒  
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  
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壬  
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教以植志行身之事相

語至夜半已寐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遺書  
過千言示余以所處癸酉秋詒孫還青陽余與其乘單  
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詒孫復下車呼余  
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  
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詒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  
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嘯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詒孫尙  
未寤詰之則終不甯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  
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遇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  
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喻以徒死無益而詒孫已成  
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澄  
江夢見詒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言心忡忡不能自克

尋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踰歲七月歸金陵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心疾至昨歲轉劇泣笑類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致我友宋子方子旣又索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開戶出若將便溺久不返妻子怪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漬時余一子始殤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言潔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羲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旣瞑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羲書爲余言未嘗不流涕言潔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

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  
測者然觀荆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  
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  
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白詒  
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  
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  
幼頗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  
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  
舊篋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  
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寫兩通一言潔閱一  
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畱北平方允昭所

數年索歸崑山張闡成持去潛虛詒孫閱者內邱王永齋持去而允昭闡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結晨起志之時己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己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先生命閉特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生能過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寓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公以癸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

公愛余益厚公卿間或問太學人材必曰有方生者將至矣耿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居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篇末云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兄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眾皆見爲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良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傳貴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

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三相國皆先生至交一書蓋通與三公而標題特舉其二故偶有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即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鈞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



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  
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  
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己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  
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  
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  
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  
長苟非吾

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  
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苟苟

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眾人相視苟

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愆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

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愚  
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烏舉則我師不戰  
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  
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  
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  
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  
入而後能一舉而蹈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

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滅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擊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姦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旣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 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擊賊而寇掠者非盡擊

賊之部也嚴冬沍寒地鮮宿草冰堅無泉安能舉大眾  
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  
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實於  
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歲市於  
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  
以彰

天討但國威既立即可肆赦脅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  
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曰強不能徧立智不能徧  
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孽賊之黨  
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

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尚遠而馬力既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至察汗漫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眾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阬與品字阬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

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緄礮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卽  
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  
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  
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况遠戍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  
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  
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  
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  
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恟疑又喀爾喀諸部  
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  
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

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人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闔外者不徒尚健勇必得有文武功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翦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

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况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

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鷲披甲戴胄負糒嚙冰  
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閒居無  
事則習耕種而利興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  
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  
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  
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  
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  
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  
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眾應番代者卽以  
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眾心成  
城便爲金湯重鎮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



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伍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衛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

勅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即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燠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

腰瀾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迴互最  
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尙有平岡小阜旁近土  
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  
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卽可有  
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  
利之所在人皆賁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  
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  
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  
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  
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  
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旣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

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木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溉者甚眾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道齋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

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况縱閒謀鉤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

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

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眾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卽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甯輕毋重嚴飭市司甯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况行師萬里之外使

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粗  
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  
大克也往年進勦士眾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  
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  
我

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  
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  
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

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  
軍前背主潰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  
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載妻子什物

從容遠去則眾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  
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  
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  
造車買騾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盡聞乎猶賴

聖恩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  
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  
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  
切言於

上凡先事蒙蔽後乃敗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  
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

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  
一我

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剿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  
環澤望之西北者皆與孽賊有隙而應

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  
其實也往年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卽俄羅斯俄  
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若此則其他可知聞孽賊所  
畏惟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約能禁孽賊侵  
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師  
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其爲犄角疑未必然

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頒馬政我



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邇來武弁空糧革除殆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自

聖恩凡大小武臣願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過關毫釐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立馬市三五

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具數報官任與兵民交易亦毫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畱散布軍屯蓋一次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入中國卽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

固矣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既久與中國互市必爲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卽出兵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歲以金幣名茶凡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用命卽不許互市必深懼而求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爲物輕細易運凡閩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

聖恩赦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孑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與番戎往來黠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釁造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亡眾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

本計耳苟欲刻期進剿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  
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  
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  
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  
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懇惻開陳  
以定

廟謨異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  
之專若知而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卽今眾口咤咤  
愚者直歸怨於二公其明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  
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苟臥病兩月氣息厭厭

自念生世幾何既爲知己懷憂而喑默自便則愧負此  
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隙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  
欲藉手於二公以報

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曾  
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  
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  
顯名論者以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  
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  
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有餘年自康熙

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溯黃而上百八十里  
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  
八十里地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  
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其決繼事者莫知省憂以致康  
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縣歲被其災  
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  
口引河四十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鑒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  
必挑濬永著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  
將爲魚鼈怨詛百端某嘗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  
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運河身相等故

可濬耳自中河既開徐州以下北岸無漱黃之清流河  
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  
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  
而濁流之灌運必矣况又濬而深之乎其土人終迷不  
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其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  
病證之最難救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  
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  
加堤雖強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洪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  
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爲中互山麓必不可開况  
上流洩則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

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卽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耆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卽進羣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土人皆言新開河口閘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翮再三審度始



定舊閘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閘害已立見萬口  
咨嗟尚可專已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  
靈之卹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  
勢中平卽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試思有明中  
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  
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俯  
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甯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  
修復清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  
者已四十餘年柰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  
見情形行旦夕難保之危道乎目今兩河眾兆皆言大  
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墩宜急復之最

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  
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窳言變亂是非以  
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諭殷切感人但其中尚有宜分別者如湯  
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  
覩若陳瓚不過絕包苴守官碌碌無一事可稱彭鵬晚  
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

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  
斯盛久練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甯雷鉉陳仁熊  
暉吉列於九卿遇大事必能陳義不苟凡此八人以視

陳瓚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  
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銳之孝友  
純篤鍾晚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  
以視陳瓚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  
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尚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  
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  
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

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  
奏或進見面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卽異世而下可使  
人聞風而興起且使蔽賢者內自慙而外懼公議中材  
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

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滄洲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滄洲深以爲然而尋卽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墩開新閘不知淮流漲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土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望博咨審察若果有當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聞之於僕緣高公移閘拆墩時

淮揚士民積薄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  
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  
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  
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目今舍土  
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  
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  
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  
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弭  
要人日子書屋中人也顧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  
事吾輩乃絀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  
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

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豈無大決及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廬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吾今而知子旋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尙不能全用僕議於蒞事之初蓋隱伏之害與勘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

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也且旣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

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况眾口嘵嘵安知無以上達

者餘不贅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曩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

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  
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  
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  
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  
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已所務以事人之事  
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  
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  
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閒百物人情所喜  
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旣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  
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  
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



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  
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  
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塞苦其生而并  
不使發憤於文章麤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  
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  
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閒風雪寒苦臘月來歸  
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  
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顛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  
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怵

蹈不能自名僕旣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  
三年乃今釋然大暢風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  
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  
淮閒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  
侯悼爲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  
阱僕聞而慨然以爲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  
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顏攘臂稱于  
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旣而君侯復至京師待  
補諸君驚愕走問于僕日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  
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  
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蹙蹙不敢出

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  
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  
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  
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  
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  
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  
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  
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  
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  
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  
候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  
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  
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間也往者  
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籍  
籍公卿間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於尚書  
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  
中數詆子怪僻謬妄以陷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  
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  
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日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  
鮑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窘空尚書力能振之徒

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旣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某短子每顧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眞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騁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鶉豻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間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邪僕與宋劉二

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勛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  
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  
警哉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  
子示之

與喬紫淵書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  
相規之切以爲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  
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  
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  
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  
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已所未講皆極詆不

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周以前風氣質古儕伍  
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  
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  
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  
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譖以爲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  
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  
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詁者所共知僕庚辰試  
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囂謂  
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  
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  
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

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毋乃又負前者之謗邪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輩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輶作仄韻詫之其人自護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欽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剜黃梅鏤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刺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况此類卽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



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  
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  
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  
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  
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  
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  
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觚滯而今則雖欲爲  
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  
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蘊之

可發者微再二序之其義意未有不雷同而相襲者矣  
况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朮立言  
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綠張君彝嘆勘爲之遂不  
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  
於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  
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齒非特著  
一書義意有可開闡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  
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  
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  
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  
爲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旣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

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  
必有所發矣今既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  
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行  
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  
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自  
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  
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  
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  
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

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練於世事者取材之  
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  
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  
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  
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  
也僕曰子柰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  
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子如賈者遇盜  
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  
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  
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  
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

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猥  
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  
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顧如傭隸備極困辱  
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  
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  
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  
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相  
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  
足下聞此如眾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  
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  
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

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委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紕謬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令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

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

易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於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玫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間惟劉君古塘張君彝歎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



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  
者而二君子且侔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  
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二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  
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鞠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  
下微服冒眾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拮据藥物以  
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

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眾戚黨作計御老母而  
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  
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盡然心傷  
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  
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不及戊子己丑閒僕數歸故里

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  
燕樂之時而豫計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  
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  
僕訣江甯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委不死又免四  
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邪僕知足  
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徬徨衢路而不能自己也僕鬚  
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尙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  
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荅首夏復致書并古文付徐于皇想尋已

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彝歎去浙叩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入俾自定則久而不發吾兄天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過當者以彝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師不能主決課文尙何顏面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彝歎買妾而深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彝歎屢矣皆曰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爲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邪僕于彝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

尚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爲役而改過之誠交友之忠敬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察之兼以語彞歎止園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爲我道薄遽不暇別爲書所欲切劘卽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隕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卽爲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爲慘痛然尙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爲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可卽死猶逐逐

眾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  
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尙欲抗言先聖之經  
以示來者卽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  
年爲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  
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  
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  
好古者此不獨爲劉氏光卽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  
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  
委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  
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惟各努力自  
愛東望於邑如何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尙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泣然曰汝兄弟倦遊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爲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

神逐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  
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  
多爲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困入秋始少閒  
然髮鬚黑者無幾莖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  
人數中想亦知己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規賢  
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某所目擊無益而  
有害者莫如設厰作粥蓋飢寒之民離家就食晝暴夜  
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  
一舉而賑之尙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

必生口語近聞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  
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  
詰商民大刻尙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  
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于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  
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蹇拙之人尙復云云者  
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  
於禮部自劾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隄自河督以下皆  
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  
昌言以達之否當官幹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  
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  
不進大君子愛惜人材爲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爲分外



望溪先生集卷之五  
三  
事故敢私布之非爲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諭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瘡痍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畱八日便飢驅宣歙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

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  
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閒得  
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  
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  
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  
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  
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  
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  
由此而四十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  
是將與眾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  
中夜起立繞屋傍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

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  
閒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眾人之進未始不  
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  
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  
日月迅邁惟各勸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褐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  
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  
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  
詞以相悅僕於其閒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  
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

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  
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翳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  
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  
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  
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  
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  
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  
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  
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  
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  
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

乏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眾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既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蒔麻菽畜雞豚便可瞻朝夕之養伏隩潛深而疲疴疊嬰筋骨脆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况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與賀生律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  
古者頗得三數人否所畱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  
有所感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攄胸臆明季幾社復社  
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  
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而  
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卽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  
志者使各治二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暇時  
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姦已事管夷吾所云  
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宣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

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  
賢已辨而繼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  
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  
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  
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  
有說焉邇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  
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實榦可  
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  
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  
能盡通若舍己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  
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



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委儀  
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  
亦言有詒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  
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  
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  
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  
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  
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  
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

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  
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逡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  
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間  
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冊咨嗟望若  
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  
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  
之久委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  
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  
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己以  
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  
谷尙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

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既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謗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顛頓侘傺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寢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

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  
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  
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閒一二山谷憔悴之  
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閒  
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  
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  
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學欲其可  
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  
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  
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  
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

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  
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  
言雖欲爲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贍朝夕且不可得其  
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己而思  
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  
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  
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畫既畢神志耗  
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  
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  
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  
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願

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  
混塵事中憊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眾人以沒世不  
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  
已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  
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蹙蹙無暇不  
意昊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  
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三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  
今於古聖賢人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  
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

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卽同  
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  
有知識卽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  
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恐欣暢未畢感慘繼之  
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  
心自喜以爲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  
旬歲中可以并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  
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  
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  
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  
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爲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

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  
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奧蹟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  
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肖自爲書每  
曰世士苟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知人特易耳求其精  
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  
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冀也吾與汝豈年少  
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  
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擇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  
生兄必非無爲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  
首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  
處天日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斯爲甚矣計苞此



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懟者以有吾兄  
共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  
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己極邪老親旦暮強爲開  
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盡然如  
劇步趨庭闈形影如值坐對書史或觸手迹感平時授  
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  
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卽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  
而曾竭其不肖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  
可已者小妹適謝氏孤子其家資累萬皆爲姻家馬姓  
所奪妹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  
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

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沈憂無以自解  
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爲馬姓所抑置之不  
問近聞制府廉靜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奸豪束手之日  
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爲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  
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  
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  
二以警千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  
下能一爲誦言否先兄彌畱猶欷歔及此且命以告閣  
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爲文以表吾墓且爲了此吾死不  
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愀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  
難吾自謂植志已固乃昔督學邵某以非刑加我友劉

皇漢先生集外卷五  
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既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  
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眾苞既  
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  
其語多流俗人所驚委勿以示人方寸瞽亂言無倫次  
伏惟鑒察

與徐貽孫書

苞白去年五月中自褐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  
持來比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  
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  
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  
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

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  
遷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  
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  
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眾人汲汲取名致官雖  
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  
所得爲而不爭於眾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  
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  
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纍纍相望而文章之傳愈  
久而彰者數十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  
眾歟母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  
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

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卽吾  
子之果異於眾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  
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當就蕪絕用是自  
削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  
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  
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  
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  
探力索以輔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  
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其得從容無  
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  
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

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  
加長焉使侵尋玩暘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  
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  
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  
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  
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閒時有不自得者因爲  
我敘述平生遭遇搯腕歛歔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  
恐致疾病他患且蹙然茶然意緒日以隳敝將不能復  
發憤於詩書以自強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  
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  
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

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其令劉君聞劉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閒必發恐吾兄不曉故畱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期惟各淬厲毋自同於眾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瘿疣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可用於學

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既得而  
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  
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  
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  
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  
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蔽  
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  
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  
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  
下資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



所牽制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  
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  
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  
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  
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  
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  
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安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  
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  
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  
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  
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

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况自先君卽世肝疾愈劇脅脊偏痛經絡瘀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尙安能含意連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眾人汎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

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  
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  
後心折意阻而歎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謂阿其  
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  
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喻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  
知之况眾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  
敝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  
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  
言之出於己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  
不旬月而徧於天下然僕從朋游几案間竊窺之其所  
篤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鏗麗之作耳其達於

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文雖  
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  
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  
學諸君子凡以時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  
骨月天屬多伏憂患遘慘傷使其心怒焉若無以自解  
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者而  
能爲崇邪抑獵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資於世而踐於  
身者不能實是謂欺德而爲造物者所不祐邪吾兄行  
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  
劘不嫌於嚴且密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逾遠  
而存也復何惑哉幽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

散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委時示我音耗以  
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同必慮州人皆被通曉音更前錄每言存收諸想具同  
舉世人被之而未必指收也然同合此限茲商存味查  
取而補無缺其音亦不一二或綴錄語以補者之文錄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

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  
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  
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  
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  
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

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  
爲

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  
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  
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  
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眾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歷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  
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  
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  
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



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  
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  
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  
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  
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  
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

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

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歿既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爲怨訕乎眾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

望溪先生集卷六  
三  
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  
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眾說異端故  
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  
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

異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錄而分  
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  
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志銘  
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眾著  
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  
稜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  
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為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

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

王本遂定

為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十二月特諭戶部各倉儲積計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征外湖廣江西浙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許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

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尚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

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

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  
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  
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  
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  
恃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  
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  
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  
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  
始瘵死由是奇衰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  
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  
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

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逸事記備載構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豕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聖溪先生集卷之六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  
安溪李公極詆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  
固難而遭遇蓋有莠有不莠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  
供奉南書房一日

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  
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  
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  
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  
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

上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  
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

上意故

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畱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

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  
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卹者嗣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銖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

皇清先生集卷之六  
一 時大豪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  
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

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  
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  
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  
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尋孥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  
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

公在位時眾多誚公既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  
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聞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  
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  
所委蛇及得君既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  
者無多人由是眾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  
方柄用時朝夕入對

上所誦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  
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  
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  
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

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微

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  
身歿

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  
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  
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枉  
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  
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  
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

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闕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

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

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子病久痼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曰今

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眾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

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  
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  
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艷  
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  
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  
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  
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  
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  
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  
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邁  
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

賜有

旨命公毋勤自後卽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不  
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  
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斯人莫屬子  
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勸余余困於憂虞  
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  
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  
乎及

先帝登遐

今皇帝嗣位公適奉

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



上方孜孜求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  
設張搜擢計日無虛眾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  
朝夕

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

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  
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余赴

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  
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蹶然  
而興以手拄頤日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  
日忘以

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眾中規子謂子秀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尚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晚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賓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浹旬耳吁異哉始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盡階而止

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眾既退坐必

下余行必後余余懼眾人之聞也公曰眾爭爲市道交  
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  
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  
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  
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  
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  
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  
之余旣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  
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斲異日子終訂之及公  
旣歿而家人未嘗以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爲交之始末  
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

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  
碑曠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  
往省焉眾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  
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爲  
人天下之士盡知之况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  
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  
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  
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  
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

望溪先生集外文 卷六  
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錄諸版是誠沈飲人邪余曰  
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  
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  
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  
於官始

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  
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  
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調張於制府爲  
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  
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

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

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眾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搆徐

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輿從朝夕至門  
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閒會縣令  
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  
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  
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  
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  
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  
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  
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  
薄遽中忽標曰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顛蹟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

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年始灼知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



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

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眾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揅著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

上命筮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

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素氏已挫於珠矣始

上親政方冲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  
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  
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十有  
七年京師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  
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黎蒸之應繼之者則  
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  
語時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黷貨不  
實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

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尙書達公塔哈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眾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殊所深疾也由是眾口喧騰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  
越日

召試尙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按勘眾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畱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裏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卽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兵盡命力眾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

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雙木訛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分必死適侍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教東

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  
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有至死而不知  
其故者科道糾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  
非刑而

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訟言

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  
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  
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  
公監候秋後絞

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

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  
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  
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

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  
公入反命出昏路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  
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意觀色以求饜其忿  
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  
安溪李公日見親信

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  
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  
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

特旨出辛者庫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工部尙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共事蒙養齋服卽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泰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

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  
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卽  
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

上晚而信公甚篤嘗

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然  
其部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  
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  
濬而引泖沂淮水以盪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

百餘年

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椿河流高性湍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舟漂樅薪菑之入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正道雲梯關海口旣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闥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於七州縣者

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尙書伊桑阿相視奏河臣議是

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

議開海口執政明珠實陰主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  
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名受河督節制實相牴牾輔  
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車邏鎮築橫堤  
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興  
化白駒場東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  
俟堤成丈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  
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  
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監司有不出其門  
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欲興  
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  
被

上知而不附己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者海口  
設官既違執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畱帑銀百  
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取分焉由是眾議莫敢齟齬  
而

上命訛淮揚人官京師者寶應喬侍讀萊山陽劉選司  
始恢聚其鄉之齒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  
二既成害又二河延三百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  
圩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可東可西民貧  
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令下之日七州縣之  
民鬪訟無甯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令  
官給四十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

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河地瘠率三四畝而當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尙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而河廣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特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清口河當日淤而病漕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

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縉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

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

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

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大汝行時卽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

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  
二十五年六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  
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  
劾罷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亦交章論  
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而  
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便於漕而潘公成法亦  
自是而變車邏鎮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  
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  
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河所在墊淤後十  
餘年至丁丑戊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七州  
縣之民陷溺者不可計數



上親授方略命尚書張公鵬翮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清口出湖流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

先帝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旣至改司寇公感

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眾亦知

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眾者尙載人言

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

上而公具以實奏眾皆危之公恬如也

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嗾傭者捶殺人部議以傭抵公獨奏采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

喬及

上嗣位褒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  
罪繫獄俟秋決天下悚然誦

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  
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  
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  
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  
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  
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  
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

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  
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

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  
使往視所奏當及興罷常合眾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  
激閩鄉四縣民變公奉

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  
產鬻子供輓賃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  
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  
艱退而具疏

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  
滯畱謫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

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  
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  
異日付史官乃

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伸者幾且忘之矣公  
己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卿任  
舉皆民譽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  
府積罪惡發露

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  
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  
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  
通民情願聞已過未旬月而眾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  
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  
無所更柰何眾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罷民賦  
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及諸司皆受其病會

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闈寺  
隸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簟席間越  
日

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  
見

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

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上怒遂釋江干疊石爲步備

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

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据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填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噓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

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鞠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

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辭上



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文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

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  
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  
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

詔下江南省刻日齋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入視  
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荏平縣  
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  
眾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謚之不類何足爲  
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  
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卽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  
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  
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

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况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未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予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

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

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  
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大傅  
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  
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  
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  
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  
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跼而謝曰某知罪矣然  
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  
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  
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莖薦於

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

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  
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  
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  
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  
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  
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  
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  
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  
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

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  
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甯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  
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  
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  
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歿  
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  
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  
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  
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  
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  
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

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纍歛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甯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



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  
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  
洄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  
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  
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間多就  
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  
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  
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  
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  
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

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  
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  
省也

獄中雜記

是篇傳貴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君所識先生自記皆得之於王本者也

鈞衡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  
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  
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  
是疾易傳染邁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  
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牕以  
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

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眾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糺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

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

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爲

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

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眾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

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  
待命其傷於縛者卽委畱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  
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  
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  
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  
木訊者三人一人子三十金骨微傷病閒月一人倍之  
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  
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  
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  
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

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  
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  
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  
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  
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  
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  
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  
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  
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  
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呿舌撻終不敢詰余在獄  
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

夕暴卒眾皆以爲寘謫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渫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在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



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

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

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牖於壁間氣可

也吾輩死人也而憂生人氣鬱柰聞者笑何及出獄未

兼旬蒙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龔君

夢熊引爲已任禁卒司獄難之訟言於六堂曰牆有穴

大盜重囚逸出咎將孰任龔君曰牖函木格囚何從逸

乃具結狀獨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龔君之義

則不可沒也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爲大

司寇靜海勵公繼之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僞章

下江西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詰承行之胥伏

罪命具奏翼日卽上本司正郎請曰候參胥役例發五

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逸

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錄

囚有磨錢周郭取銘者事可立斷而遲之二年鈎致牽

連佐證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  
持之中止每歎恨人心抗敝典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猶不能使  
民無冤痛也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甯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悸侯偕余入見具言

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馳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噶禮銳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爲具輿馬所出皆庫金余固辭侯曰自吾爲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爲君累乎侯始之官卽不偕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枉下歸有日矣江甯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歲御

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暨侯捕某胥陰  
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  
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  
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疑而侯  
已以他事罷矣侯名壘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  
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姿字駿伯陝西咸甯人先公在官  
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玫玉通問願  
爲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  
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誠羣吏毋得繆綆  
每見余貌必蹙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  
氏他書以上親鞠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

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  
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  
公相構掛余名彈章而親鞫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  
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爲功將以金木訊余公  
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

朝命捕人非鞫獄也某儒者

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  
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  
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  
肅余升堂手解余繫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  
君爲我善視之毋使困於隸卒旣就道使者每食必先

饋余同逮者餘喙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  
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  
至矣爲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  
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丙厚字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  
閒余至京師與相識或閒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  
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爲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爲  
刑部郎中時

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甯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  
懼眾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鞠命  
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

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爲標  
白海內瞻仰卽不能慎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  
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眾目皆集於  
公公言笑洒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聞公厲聲  
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堦墀  
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旣易鎖親送至獄門諭  
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  
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  
問公爲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  
廣眾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  
始公年少尙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砥讓型於

家任卹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耄背面皆稱腹菴公以  
語余者夏峰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被逮戚友謀偕行者懷甯  
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  
勤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  
與劉古塘詣君言故時獄方起多枝蔓余在縣獄制府  
命入視者輒記姓名眾恆懼君聞言卽許諾旣行易姓  
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厠左右在途事無違者君以  
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  
具

聖主矜疑每請決輒畱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遊以余

故乏其家事且而歲矣眾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  
十金遺君家君卽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三月余出獄隸  
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嘗客司空熊公  
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卽面爭及偕余周  
旋隸卒間甚自屈與主逮部使者家隸朱某爲兄弟將  
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楛扑隸及至卽日會鞫余承罪免  
刑無所用之眾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  
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爛字干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  
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踰月未嘗一接語  
言其後一語卽大相得故事凡讞重囚必閉獄門非在



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冒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  
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  
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畱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  
事慷慨相勸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是  
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  
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  
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  
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  
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販之道也  
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承行是獄  
者以求索不遂於余獨深文周内無何以他事黜易一

胥常陰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  
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辛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蹇  
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  
里劉捷古塘姊夫馮庚綏萬清澗白斑玟玉溧水武文  
衡商平高淳張自超彝嘆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  
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  
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  
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  
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旣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  
復讐之禮况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澗白君一見如

故交與之語連日夜至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叩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訴諸官者必吾子也諸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避余若浼然後信前言之不妄焉